

故乡吟

那片蓬莱湾

戴发利

意象

城依着海，海拥着城。我的家乡蓬莱，高处人家推开窗户往北看，就是广袤壮阔的大海。夜里几乎可以听着涛声入眠。海，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符号。

蓬莱有名满天下的蓬莱阁古建筑群，蓬莱还走出了一位名满天下的散文家杨朔。杨朔回到故乡，站在临海而立的蓬莱阁上，是如此描绘那片海的——“一望那海天茫茫、空明澄碧的景色，真可以把你的五脏六腑都洗得干干净净。”

海，也是要有名字的。有了名字，就有了名分，有了文化和精神意义。

大海在城市的见证下，进行了分

仙气

海边的风，飘荡着仙气。

这仙气从远古而来。或许是忽隐忽现的海市蜃楼，引发了蒙昧时代先民们美好的想象，他们觉得眼前这片海里有仙岛、仙山、仙人，有奇珍异宝、不老丹药，他们从口耳相传到认真地记在《山海经》《史记》等典籍里，他们要告诉天下，这里是仙境。

听到这些传说，秦始皇、汉武帝来了，他们相信这里是仙境，大海深处的仙岛上有他们需要的长生不老的神丹妙药。然而，他们无功而返。心被痴妄迷惑，误解了生命的真谛和意义——出发点错了，路也就错了。

但是，民间老百姓创造的神仙，却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，实现了信仰中的长生不老。这些神仙，被人们安放在蓬莱阁这座殿堂级古建筑群里，予以虔诚信奉、世代敬仰。

八仙过海是蓬莱人最骄傲的传说，八仙就在蓬莱湾潇洒过海。人们把八仙放在最醒目的蓬莱阁主阁里。主阁上下两层，上面是八仙饮酒

长滩

蓬莱湾的精华所在就是那长长的、弯弯的、松软细腻的绵延海滩。这里有着人们与海的万千交集。

它是属于每一个人的。从曦光初露到满天繁星，顺着海风的味道去海边，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。

清晨，太阳还未升起，东方已白，晨练者便开始到达。无论是走、跑、跳、骑行、跳舞，还是“自制”动作，他们带着一年四季的坚持和毅力，迎着大海清冽、纯净的风进行着身体的吐纳，与天、地、海进行身心感应。不要认为严冬的海边会空无一人，冬泳者像一群战士始终在坚守阵地。风凄厉地吼着，浪狂卷着，但他们却愈发兴奋地扑向大海，在冬日严酷的大海里挑战自我、实现自我。

还有一群摄影者，他们或专业、或业余，日日守候在海边，捕捉每一个光影的瞬间，海浪、天空、日月、星辰、海鸥、人物，他们相信，每一幅画面都是从未有过的、与众不同的；他们也相信，绝美的摄影精品，只有从年复一年的坚守中才能获得。

界约定，西部叫做渤海，东部叫做黄海。

城西一座伸向海里的红褐色崖体的山，名为老北山。向北越过茫茫大海，对面的辽东半岛也有一座伸向海里的山，名为老铁山。两座山遥遥招手，挥手间的连线就是黄、渤海的分界线。

老北山上有一座二龙戏珠的雕塑，二龙寓意两海，那颗珠便是两海分界的标志。

拥抱城市的这片海也有自己的名字——蓬莱湾。

湾，一定是有着美丽的弧度。经年累月，沧海桑田，大海和大地交融、相拥，形成了这袅娜的岸线，宛若风

塑像，下面是八仙过海壁画。他们分别是吕洞宾、汉钟离、铁拐李、张果老、韩湘子、蓝采和、何仙姑、曹国舅。八位仙人在天上人间游走，不畏霸权、扶助弱小、铲除邪恶、伸张正义，成为老百姓的保护神，成为团结互助、拼搏进取、追求正义、成功到达彼岸的象征。

人们觉得对八仙进行群体朝拜依然意犹未尽，又为八仙之首吕洞宾专门建起“吕祖殿”。吕洞宾长期在蓬莱修炼，留下诸多传奇轶事，在仙风道骨之上，又多了几许蓬莱情怀。

在崎岖错落、弹丸之地的山体建筑群落中，人们把最大的面积慷慨地给了妈祖，也就是海神娘娘，为她建起了天后宫。千年古槐掩映，香火缭绕，四进院落，有山门、钟鼓楼、戏楼、前殿、垂花门、正殿及后殿寝室。正殿里妈祖金身端坐，满目慈祥悲悯，一身光辉灿灿，四海龙王唯唯诺诺、躬身站立。妈祖是海上平安的保护神。宫殿外的大海，波涛汹涌、汪洋

太阳跃出海面的一刹那，是如此辉煌壮丽、庄严神圣。硕大的橙红色圆盘，散发着铺天盖地的光辉，缓而有力地升腾，海面上波光闪耀，金色的海浪欢腾滚滚，大地一片光华。人们停下身来，向着太阳凝视，任这光华笼罩全身，染亮发梢，照亮双眸。

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海滩上热闹起来了。孩子们在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的看护下，提着五颜六色的塑料桶和小铲子，玩沙玩水，咯咯地笑着。阳光和海给了他们充足的滋养，让他们打小就有了阳光的性格、海的坚韧。

大海，是恋人们永恒的见证。坐在沙滩上，面向大海，一诉衷肠，海风抚弄脸庞和衣角，两手相执、两情相悦，海枯石烂、此情不移。他们在沙滩上画心、写下名字，向着大海深处呼喊“我爱你”，让海风把呼喊带向无边的远方。

那些此起彼伏的喊叫着、欢呼着、惊叹着、跳跃着的身姿是属于外地游客的。他们下了车，直奔海边，脱下鞋、挽起裤脚，在沙滩上、海水里蹦跳，摆各种姿势拍照。海是平的，

中的飘带。

在高空俯瞰，城市建在坚实的黄土大地上，平地丘陵，绿树红花，阡陌纵横，有着繁华的人间万象；大海的岸线，沙滩细腻洁白，潮起潮落，浪花飞溅；大海的深处，蔚蓝深邃，海天交汇，烟波浩渺。

在这里生活工作，海，是我无声的朋友、心灵的依靠。我曾在海边坐着，在凌晨、在夜里，在春夏、在秋冬，或阳光灿烂、或风雨交加，我目不转睛看着海的宏大、海的细微以及海的所有。我试图从海的意象里寻找我的心灵所需，以获得内心的鼓励、抚慰以及快乐的分享、悲伤的疗愈。

恣肆，人们在大海上战风斗浪，需要妈祖的精神支撑。

而龙王，在百姓心中并非十全十美，它曾作为反派形象与八仙有过争斗，它有些不驯，但它能行云布雨，在靠天吃饭的先民们心里，它能保人间风调雨顺。人们为它建起专门的“龙王宫”，给它安排上掌管风雨雷电和海上秩序的下属，让它勤勉履职。一旦雨之甘霖屡求不应，人们对龙王也不客气，直接拉到大街上在烈日下暴晒，直至下雨为止。所以，龙王的脸一直被晒得黑黑的。

子嗣延续是人间家族中最看重的事情。人们在蓬莱阁上祭拜着送子娘娘，还有寓意眼光远大的眼光娘娘、身体平安的疹子娘娘，求子孙兴旺，求孩子健康平安、前程远大，在树上系上红丝带，祈求一切美满。

佛、道二教在蓬莱阁上是兼容的。三清殿供奉道教三位老祖，弥陀寺供奉佛教西方三圣。只要是利于天下、期冀美好，人们都欣然以待。

但对于他们来说，这一望无际的平是气象不凡的大风景。

一群海鸥，从高空飞下，在人们的身边盘旋、停留，与人们一起在沙滩上踱步。它们扇动着优美的身姿，它们的鸣叫响彻天空，似在呼喊远方的同伴快到这里。在人们的喂养和安抚下，海鸥度过了严冬。春天来了，海鸥就要飞走了，飞向远方。依依惜别时，人们充满了不舍与留恋，但希望海鸥飞向更广阔的天地。不过，还会相聚的，就在下一个冬季，这温馨的港湾，永远有着温暖的等待。

每天朝阳从东边的天际升腾，夕阳又从西边的天际落下。海上的落日，柔和、静谧。太阳沉下海平面之后，落日余晖染红了天空、大海和世界。此刻，璀璨的灯光照亮了大海长滩，夏日蓬莱湾激情欢快的夜生活开始了。人们纷纷涌向海边，与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起，跳进海水里畅游，坐在沙滩上吹海风，享受海的清凉。劳累了一天，就来海滩吧，在沸腾的热情中，放下烦恼，抛却纷扰，放歌纵酒，青春作伴。

收获

每年春节过后，当春风刮开海冰，蓬莱湾的渔民们就在海风中打回了第一船鱼——开冰梭。历经一个寒冷的冬季，梭鱼于海底休眠，吐尽了体内的杂质，肉质鲜美、纯正。它既能登宴饮大堂，又能上百姓餐桌，被称“开春第一鲜”，寓意新的一年春归冰融、万物复苏。美味不可多得，开冰梭的收获期只有短短一个月，然后就只能等明年了。

但不必遗憾，大海为人们呈现的鲜美之味才刚刚开始。

从寒意料峭的早春二月开始，肥嫩的海蛎子、鲜香的桃花虾、被誉为鲜之极品的海肠登场了。紧接着，可鲜煮、可晒成干儿的海虹，可辣炒、可煮汤的蛤蜊、蛭子，原汁原味蒸煮的琵琶虾、扇贝都来了。春日的水依然冰凉，此时的带壳海鲜如冰镇锁鲜，激发味蕾。那长在礁石之上的海菜，在水里随着微波荡漾，如水下林草，纯纯的天然绿色食品，做成海藻包子，满口鲜香，天然之至味。随浪逐流而来的海蜇，原汁原味制成满满一大碗海蜇汤，撒上调品，蜇丝的脆爽、汤汁的酸辣香甜美味，酣畅淋漓。

夏日的蓬莱湾是休渔禁捕期，秋日的开海，无异于盛大的节日。经过四个月的沉寂，开海时间一到，万船竞发，奔向大海深处。人们直接去了渔船码头，迎接第一网带来的满船收获，鱼、虾、蟹、扇贝、八蛎、海胆……

蓬莱人的早餐是在街头巷尾大大小小的面馆里。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“蓬莱小面”，大块的面团在师傅娴熟的手中大幅抻拉摔打，几下就变成了长长细细的如纺线般的丝。汤卤大桶，整齐排列，热气升腾，根据吃客的喜好，浓芡调制勾兑，分为鱼卤、海蛎卤、扇贝卤，就连海胆、大虾、鲍鱼、海参等也可以做卤。

蓬莱湾的鱼是可以包饺子的。最常见的是鲅鱼，也有牙片鱼、黄花鱼等。鱼馅搭配韭菜，加一点略肥的猪肉，剁细，在大盆里不断地搅，直至搅成糊状，再用薄而大的饺子皮包捏。饺子皮越大越好，饺子大如包子。经过大火煮沸，热气腾腾的鱼饺子，肉质肥嫩、紧致、细滑，佐以芥末和醋汁，鲜香之感令人食欲倍增，难以放箸。当然，可以包饺子海鲜还有很多，扇贝、海蛎子、虾仁、八蛎等，不同的海鲜有不同的风味。

蓬莱湾的岸线，除了松软细腻的海滩，还有片片礁石浅滩。潮汐退却，是赶海的绝佳时机。蓬莱人准确地把握潮汐时间，如约而至，把赶海赶成了一道常年的风景。这群赶海人，有以此为业的，也有以此娱乐的。

更多的蓬莱人是带着娱乐的心来赶海。他们提着篮子，拿着小铲子，还有的领着孩子，在一片片礁石上翻动、寻找，发现活海鲜的惊喜声此起彼伏。若是经过一场大风，风浪会把一群群的海蛎、蛤蜊推向岸边，那时就不必寻找，直接大包小包装袋就可以了。退潮的时间是有限的，一会儿潮水就开始上涨了，大人孩子便提着大篮小篮恋恋不舍地上岸了，边走边高兴地看着自己的收获。可以想见，回家后餐桌上必是一盘盘海鲜，自己的劳动成果最美味！

一位看似老态龙钟的老太太，在海边生活了一辈子，也赶了一辈子的海。冬日的海滩海风凛冽，也是赶海的绝佳时机。老太太身躯佝偻、步履蹒跚，布满皱纹的面庞因风吹日晒而黝红。她不言不语，表情也不丰富，但一踏上礁石和浅滩，她的眼神、动作霎时很沉稳、很有力，她干枯的手总能拎起沉沉的收获物。很多摄影者为她拍过照，有人好奇地打听过了她的来历，原来她的家境不错，儿孙满堂，但她就是喜欢日复一日地在海边赶海。

她应该是海的女儿吧。